

嵇元◎著

品陈 苏州

贰

【水的苏州】

【真味苏州】

【乡下的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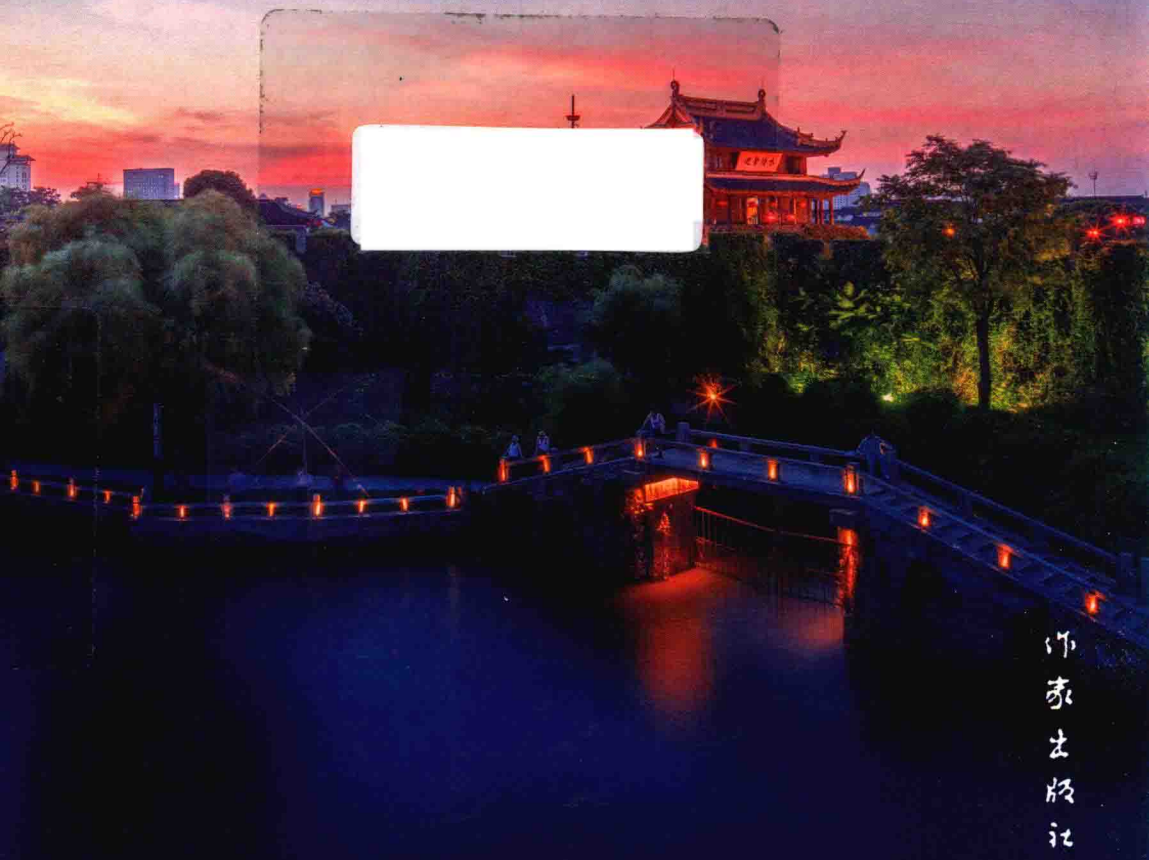
【古城苏州】

【时节苏州】

【民俗苏州】

【工商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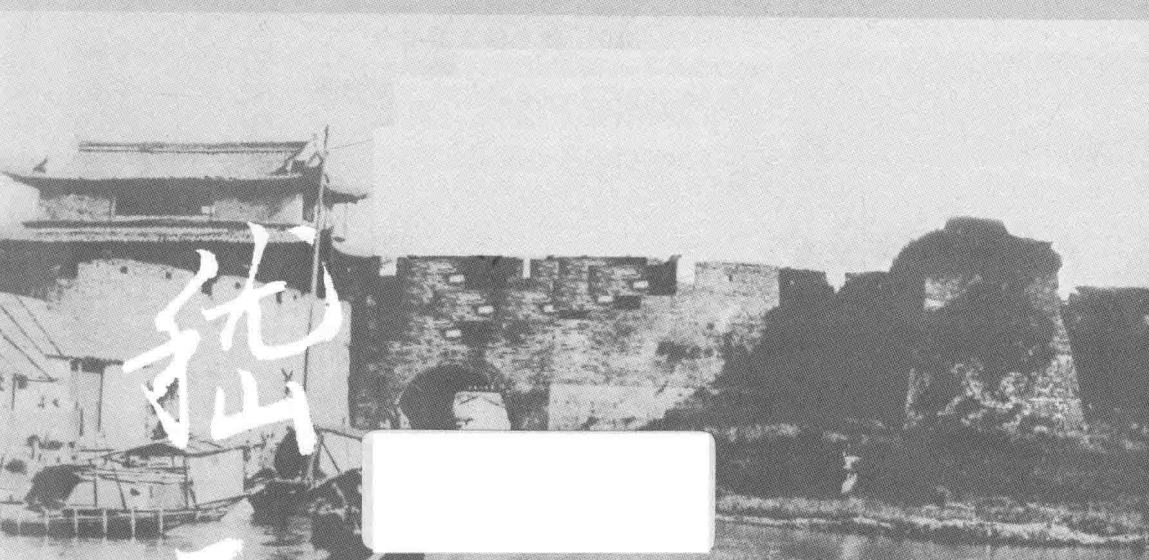
【文化苏州】



作家出版社

品陳 蘇州

貳



仇山
元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读苏州 / 嵇元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3-9158-0

I. ①品… II. ①嵇…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907 号

品读苏州

作 者: 嵇 元

责任编辑: 桑良勇

封面题字: 葛惠男

封面彩照: 顾益明

装帧设计: 丁奔亮 邓天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2220 千

印 张: 131.5

印 数: 001-3000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58-0

定 价: 246.00 元 (全 5 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乡下苏州

在那外婆桥的地方 005

外婆家在水乡的镇上 005

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 014

外婆为何住在桥畔? 022

外婆是地主、富农吗? 032

外婆家的那些桥 040

外婆镇上的乡愁 046

湖底的世界 052

真有三洋县沉陷太湖中? 052

神秘的上马石 057

荷香散作万家灯火 065

尹山湖啊尹山湖 075

山青青，如一本本书 083

吴王的那些山 084

山里的神仙，百姓的庙会 090

山里的先人在何处 098

花开花谢村里事 110

当年阳山挖来一丛草 110

四境无闲田：七种八养九行当 117

一户农家的往事 122

他们一早站在桥边 129

江涛声里夜未央 135

在那遥远的小村 142

古城苏州

城河静静流 158

旧梦依稀内城河 158

远去了橹声帆影 164

汽笛声中迎曙光 170

乡愁最浓是苏城 181

古城好比棋盘与棋子 181

城头上：多少往事多少情 188

街巷名：厚实的乡土教材 194

家乡的水井，悄悄远去…… 201

园子里的风景 207

田园风光，养眼又清心 213

醉人最是姑苏巷陌 221

姑苏城现出别样的面孔 227

传教士们纷来建洋房 227

欧风美雨催变了桃李花 234

观前街风情 243

荡观前，因为一种情结 243

玄妙观：神仙在人间 252

低档不低贱的美味 258

给你欢乐：玄妙观里谋生人 264

小公园：商业文化广场 272

欲说还休的青年会 280

中市大街：承载历史2600年 286

先有都亭桥，后有姑苏城？ 286

阊门：千年的标志性建筑 293

苏州第一首诗歌咏的地方	299
一门两状元和苏州土产	306
老店谈昔：几多悲欢几多愁	313
石路，城外风光别样好	326
不尽西来南去水：复兴到落寞	327
石路背后曾有个大梦想	337
清真之风吹向姑苏	344
风尘消去旧痕难觅	352
戏园里的往事	357
清白传家的小户人家	364
生活在人间世	365
好女儿，好儿郎	374
外来人的贡献	384
庄敬自重的中户人家	390
衣裳着相和城市体面	391
规矩或礼数：动荡凋敝中的坚持	399
凄美回望：花开花落不见春	405
新时代精英，许多出自草根	413
风骨如玉的大户人家	420
走出大门是大潮	420
书香浹髓，本质还是文人	427
古道热心，直面社会疮痍	433
百年激荡，烟云消散无觅处	441
落英纷纷因风骤	448
常熟有个古里瞿家	454

乡
下
苏
州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到上海去。上海的表哥、表弟说要带我去开眼界。临行前特地带了一顶帽子，但又不戴在头上，而是放在挎着的旧军便包里。我们换乘了几次公交车，来到南京路，路两边都是高楼，店堂里大白天开着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各种汽车还有电车在路上来来去去，热闹非凡。我知道，南京路不仅是上海的骄傲，也是现代都市繁华的标志。但是表哥、表弟狡黠地一笑，将我带到一幢高楼下面，叫我看楼顶。楼很高，看不到顶，我就往后退两步，再仰头看。这时表哥将帽子拿出来，戴在我的头上，反而将我推到楼的下面，要我更靠近楼一点，然后说声“好了”，叫我抬头看楼顶。我用力抬头，看不清楚楼顶。

表弟在旁边说：“帽子戴太紧了！戴松一眼眼（沪语‘一点点’之意）。”

于是表哥将帽子重新松松地放在我半个头顶上，然后再叫我抬头看楼顶，于是——

“噗”，轻轻一声，帽子掉地下了。

表哥、表弟齐声问：“楼高哦？……苏州乡下头会有这样高的楼哦？”

到了第二年的暑假，表哥、表弟到苏州来玩。苏州当然没有高楼可让他们开眼界，但是苏州有着都市上海没有的农村景致和趣味。我家在城里，但城区小，在城东、南、北这三个方面，出城几百米就到农村了，可以看见湖里像白云飘着一样的鹅群，竹篱笆上开着黄得耀眼的丝瓜花，树梢头不倦歌唱的知了，河里有船摇过，灶头饭锅里蒸的农家豆腐，跟着村里人坐船到邻村去，听着村里小妹妹唱着山歌走过田埂，田埂边还有大粪缸……表哥、表弟都不想回上海了：“苏州虽然是乡下头，比上海有劲，好白相！”

苏州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系统，除了长江、运河和密如蛛网的水系构成外，它有古城、众多的湖泊，还有山陵，或者说除了著名的姑苏城外，它还有着乡镇和村庄，1985年时，苏州大约有150多个驻有乡级党政机关的乡或镇，至于有多少村，则说不清楚了。

苏州的内部复杂而丰富。既有古城及城周边区域，这相当于1930年时的苏州市域；也有常熟、昆山、吴江、太仓等历史悠久的县城（20世纪60年代

还组建了沙洲县即今天的张家港市)，还有附郭县吴县，相当于过去苏州府的概念。县，是苏州广大农村区域的重要支点，此外，100多个乡镇，又是这个区域的分中心，然后下面是村。镇有镇的生活方式，下面的农村，有着纯粹的农村生活，县城—乡镇—村，网络清晰、层次分明，这就是苏州的农村。

假如做个比喻，苏州的农村，就是一只白玉盘，里面放着一颗叫姑苏城的明珠。但说苏州农村是白玉盘，那这只玉盘的内涵也太简单了，应该说是一只百宝盆，姑苏城这颗明珠不过在这盘里比较夺目罢了。

说不尽的苏州农村青山绿水、田园房舍、茶园果林、鸡鸭鱼蚕、稻田鱼塘、神观佛寺、村店镇市、橹声帆影，说不尽的农村古往今来、悲欢离合、情深意长、千丝万缕、魂牵梦绕……无论经济、文化、民俗、地理等等，假如只谈苏州城，只是单向视角、简单思维地看苏州，对苏州的了解也必然片面、肤浅。苏州之所以精彩纷呈，就是因为有着面积更大、人口更多、丰富多彩、诗情画意的农村。经常看到一些欧洲乡村的彩色照片，大片的农田或草地，葡萄园、城堡、教堂、古树……景色优美中透出一种骄傲，这些照片无非是传达一个信息：农村之美，无与伦比。

苏州城的供养，靠着这农村，苏州的活力，主要源自农村，苏州的博大精深，也是因为有了农村。苏州城里人的生活，深受苏州农村的影响，

青山相依的村子，稻香熏染的村子，梅花簇拥的村子，河水流过的村子……每个村庄有着不一样的风情，但一样是甜得醉人的幸福，充满了诗情和画意，（2006年摄，吴中区委宣传部提供）



农村有什么，城里吃什么，反过来，城里有什么，农村里人也会向往什么。农村的苏州和古城的苏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火冶水溶，血亲无分，这才是一幅千年不朽的完整的苏州画卷。

但是，在中国许多人的心目中，农村代表着农耕经济，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的象征，不仅小瞧别人可以冠名“乡下人”，觉得人家发展慢就用“农村”这个词来形容。于是在发展中，大量的镇被并、改、拆，最终生气全无以致消亡，更多的村，被有意识地、强力地并、拆，造出了许多和江南景色不搭的所谓新村，方言、风俗习惯、故事传说、地理概貌等村镇风情、历史文脉，被以现代化的名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毁灭了。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和一些地方贤明领导的关心下，往往还需借用旅游或文化的名义，苏州人少量古镇、古村有幸被保护了下来，相比较而言苏州可能是中国保留古镇、古村比较多的城市，并且还上了国家名录，这多少还是值得庆幸的事。

苏州农村是一部讲不完的大书，正所谓“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这里只能是蜻蜓点水，选几个点浅浅一说罢了。



苏州乡村美，美就美在村民，男子、女子都勤劳、慧，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得家园如人世间的天堂。（2006年摄，吴中区委宣传部提供）

在那外婆桥的地方

外婆家在水乡的镇上

摇、摇、摇（现在又作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说我是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

(有的还作“还有饼来还有糕”)

烧条鲤鱼两头翘，

(或作“买条鱼来烧，烧来头勿熟，尾巴焦，盛勒碗里豁虎跳”，这样就避掉了“鲤”字)

宝宝吃仔哈哈笑……

这首童谣(儿歌)，即使版本众多，仍可称是经典里的经典，不知何时传下，只能估计已有百年历史了。但无论是谁，只要童年时听过、唱过这首《摇到外婆桥》，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处境、什么年龄，只要再听到或唱起这首童谣，无不会从心底激荡起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船成为吴歌表现水乡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吕琳《论吴歌的地域特色》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3期，2009年8月)，细品这首《摇到外婆桥》童谣，确实可以感觉到一种特别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也就不能说这是首全国性的童谣。

这童谣里的外婆，是住在一个需要坐船去的地方。假如更细致分析，孩子家也应该是生活在一个能坐上船的地方。也就是孩子妈妈出嫁的地方和娘家，是可以坐手摇船来去的两处地方，这样的地方，不是单纯的河流两点成一线，而是一个河网地区。手摇船在河、湖里行，很累，因此孩子家和外婆家两地的距离不会太远。住在水乡区域，于是凡远距离出行，多半是坐有帆或拉纤的较大的航船，而不是坐手摇的船。

其次，对孩子来说，外婆的家，很好认，门口有座桥，是个标志性建筑，孩子不知道桥的名字，就叫作了“外婆”桥了。

Village



清代到民国，苏州的镇进入发展时期，镇上商业繁荣，商品经济活跃，并因河道而和俗称“乡脚”的村有着密切的联系。(摄于民国初期，姜晋提供)

将外祖母叫外婆的地方，至少可以大致确定这首民谣产生的地域范围。比如东北、山东、北京甚至皖北，叫姥姥，陕西叫奶奶，襄樊叫婆婆，福建、香港叫阿嬷，还有叫借（姐）婆、外嬷、婆低什么的，四川有叫家婆的，有叫外婆的，但音是“位婆”……这些地方不可能诞生这首童谣。

也就是说，《摇到外婆桥》这首童谣产生的地域，一是要叫外婆的地方，二是孩子的家和外婆的家，可以坐船往来，也就是说，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么，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比较适合的区域就是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但是，无锡、常州叫妈妈的妈妈为舅婆（苏北的淮安、宿迁等地叫舅妈，扬州倒是叫外婆），江阴叫好婆，就是在苏州，也不完全一样，常熟、太仓则好婆和外婆都叫（也有《外婆桥》童谣，可能是外面传过去的吧），只有苏州市区和吴江是叫外婆。湖州、嘉兴、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均叫外婆，从外婆的称呼和船作交通工具，孩子家到外婆家都坐船来去，这地域范围就比较小了。加上传唱范围，《摇到外婆桥》可以看作是浙江北部和苏州（南部）的童谣。

但我个人认为，这首儿歌的苏州基因更多一点。

因为，在苏州人王翼之所辑《吴歌乙集》上卷（1928年6月出版）中，就收有两首《摇摇摇》儿歌：

摇摇摇，摇到吴江桥。

买条鱼烧烧，

头勿熟，尾巴焦，

盛拉碗里必八跳。

白米饭，鱼汤浇，

吃仔宝宝又来摇。

在这首儿歌中，突出了吴江，却隐去了外婆，但儿歌中透露出来的水乡风韵很浓郁，而且和苏州有关了。另一首是这样的：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

还有团子还有糕。

虽然当时的中山大学认为此辑中有“秽褻歌谣”，而将经手付印的助教钟敬文辞退，但有关吴歌编辑工作还在进行。在王煦华所辑的《吴歌戍集》中卷里，收有《摇摇摇》儿歌，就清楚注明是苏州民歌：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桥上跌一跤。
咦买团子咦买糕，
买条鱼烧烧，
头弗熟，尾巴焦，
吃仔快来摇。

（说明：咦是苏州话“又”的意思，“弗”是苏州话“勿”“不”的意思）

虽然苏州有的乡镇志上也有一些《摇摇摇》或《摇到外婆桥》儿歌，各儿歌之间，略有差异，但百分之八九十是一样的，不过是传唱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细微变形而已。总的说来，从这首童谣最早记录于苏州这一点来看，属于苏州民歌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因此，从苏州的角度，可以对这首童谣的诞生作进一步分析，了解其所诞生的土壤上的社会、经济、时代等信息。

像这首童谣传到了上海，发生了这样的变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我叫外婆洋泡泡，外婆骂我小赤佬！”（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文汇出版社，第334页）外婆在苏州语境中，是亲切温馨的意象，但是在这个上海华洋杂处、光怪陆离的新埠，居然会将一首充满温情的童谣改造成孩童对外婆不敬、外婆对外孙冷绝回骂的场景，这和尊敬外婆、热爱外婆的苏州文化显然差异太大了，这也显示出两地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差异。

如果从这首童谣中做一些推测，孩子家住在哪里，城里还是农村？外婆家在哪里，城里还是农村？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可能有人会说，童谣里所反映的两个地方都比较朦胧。

确实，童谣里孩子的家里和外婆的家里，经济条件都比较相等，没有很明



苏州的许多古镇，依河而建，因河而兴，有的是干栏式房屋，形成独特的水乡风貌。约摄于1937年前，河中来往船很多，多为瓦房、楼房，镇的经济似乎较为兴旺。（徐铮提供）

显的差别，不容易区别。可以是外婆家是在城里，孩子家是在农村，摇了船进到镇上、村里的外婆家来；也可以是外婆家在农村，城里或镇上的孩子到农村的外婆家去，两种情况都是说得通的。但至少，童谣里没有农村破产萧条、歉收成灾、民不聊生的任何暗示，显示出的是一派平和的景象。城乡差别大的地方，农民破产（或工人失业），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尖锐，这些地方显然不适合诞生这首童谣。

过去的苏州，城乡差别并不太大。孩子进城、进镇到外婆家，吃到鱼、吃到糖，是很正常的招待；反之，城里孩子到乡下（主要指镇上）外婆家，外婆也不至于没有鱼、买不起糕来给心爱的外孙或外孙女吃。这首童谣里所反映的苏州农村或城市，都是基本合理的场景。

一般说来，孩子从城市到农村的外婆家去，比较合情理。为什么呢？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农村女孩嫁到城里，相对于城里女孩嫁到农村为多，现实中也是农村姑娘成为城里媳妇较多。从苏州来讲，至少百年历史，是农村女性不断进入城市打工、帮佣，或者嫁了农村的男性后随夫进城谋生。也有一些条件可以的农村人家的姑娘，嫁到了城里（或镇上）为媳，大多数夫家会选小康或殷实人家。

许多人确实是这样理解《摇到外婆桥》的，一些视频、歌谣的音配画，就是将外婆的家乡，描绘成有着石拱桥的江南风貌的镇或村。外婆烧鱼给外孙（或外孙女）吃，表明这地方是水乡，鱼是主菜。鲤鱼夏不落膘，照理说比较肥美，有“夏鲁寒鲫”的说法。一般苏州城里人很少吃，即使吃到，也说鲤鱼

肉是酸的，马上辨别出鱼肉味道的不对。但农村人吃鲤鱼就顾忌较少，比如吴县东山镇人就必用其祭祖，寓意“鲤鱼跳龙门”。因此，这童谣所说的外婆家，在农村的可能性大。

搞艺术的人将外婆家理解在江南水乡农村，这是有道理的。“糖一包，果一包”（或者鱼是买的），可以看出糖、果（有的这首童谣中糖、果为糕、饼），都是一种商品，有着包装。据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在《江早》一书第三章中分析，“明清时江南糖果糕点制作业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蔗糖在生产中使用越来越广泛。”他还说，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统一台湾后，闽广糖业迅速发展，蔗糖输入江南的数量空前增加，这就使得江南糖果糕点制作业获得大量而且廉价的原料，从而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他还认为，因为一个镇上的居民对糖果糕点的消费较为有限，因此，“倘若某个市镇上有较发达的糖果糕点制作业，就意味着该行业产品的消费可能不只限于本镇居民，而是面向更为广大的地区，因此也意味着这种生产属于一种更为商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

在苏州有许多镇，店家的工厂里自制太史饼、袜底酥、麻饼、云片糕等自做自售或批给周边村里。外婆给宝宝吃的糖、糕、饼，有可能是自己镇上商号里的出产，也有可能是其他镇甚至苏州城里一些大商号所出产的。从清代《姑苏繁华图》中可以看到许多来自闽广的大型运输船，这些船有可能经太仓浏河港、常熟福山港或浒浦港卸货，货物中自然会有蔗糖，蔗糖就可能经娄江或盐铁塘、元和塘直接运进苏州城，再分拨到其他各镇。外婆给宝宝吃的果子（即水果）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自己种的，是买来的，而且应该是从镇上买的。江南，当然我这里谈的是苏州，镇、村都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有较为成熟的物流网（主要指河道的运输功能）。由于镇在苏州农村已较普遍，农民不用等到赶集日才能购物。无论镇上人在镇上买，还是村里人来到镇上买，要想买点糖果糕点以及水果，都较为方便。

反过来观照苏州的农村，较为符合《摇到外婆桥》里所描绘的农村，这里河道密如蛛网，过去基本靠船为主要交通工具，汽车等陆路交通工具的普及并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文革”结束后的事。过去广东或广州有句形容“错失良机”的俚语“苏州过后冇（冇或作无）艇搭”，“冇”音[mǎo]，是广东话没有之意。不管此话是什么出处，从字面来讲，反映了苏州这个地方“艇（船）”好多，搭船容易，此粤语正是苏州为水网地区、处处可见船在河道中行驶的写照，也可见苏州为水网地区让全国比如广东的印象是多么深。

一是苏州的每个镇、绝大部分村，在50年代前，还是以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因此苏州这块土地上，孕育出这首儿歌，是完全可能的；

二是水乡的镇。苏州过去镇相当多，镇区发育也相当完备。但是，查资料发现，吴县在1928年底，有94镇665个乡，吴江1934年有23镇133个乡，常熟有260个乡镇，1945年抗战胜利后昆山有64个乡镇。这是那个时代将100户至1000户的村也作为乡镇了。

从行政上看，民国时期行政较为混乱，现在还有人将民国的省管县当区域行政的宝贝经验，真是拿笑柄当宝贝了。那个时代，上面出个主意，下面就根据上面来的精神划分，执行时一刀切，行政区划少数人瞎主张乱变动，随意性强是执政的一种乱象。苏州地区的农村，人口繁衍，经济相对较为富裕，于是乎搞得苏州小乡镇如满天星斗，几乎让人数不胜数。因此后来撤并乡镇成了很长时期里的工作，一直到解放后也还是在做这事。用句苏州俗话形容，是人民政府在为国民政府的胡乱作为擦屁股。

不过，民国时苏州各县的大多数镇，商业已较为活跃，货物吞吐量不小，而且每个县都发展出了有相当规模的大镇。据《吴县文史资料——吴县工商史料选辑》（1992年）中《民国十九年吴县各区商业状况》（陈俊才整理）一文的数据，1930年这一年全县商店总数已达7284家，主要分布在各乡镇。浒墅关镇，商店总数440家；木渎镇，3017家；望亭镇，122家；金墅镇（向西1公里多为太湖，今已衰落只剩一条长700米、宽2米、金山石弹石铺路面的老街，破旧萧条），117家；东桥，104家，横泾，343家；陆墓，约900余家；湘城，约500家；唯亭，347家；甪直，535家；黄埭，303家；斜塘，约521家（古镇已在新世纪拆除，新造了传统风格的“斜塘老街”，其实是一旅游性质的景区）；蠡墅，约341家（现已破落不堪，据说政府有意保留并恢复）；东山前山，约435家……这些镇上的商家中，有银行金融业、旅馆业、牙行（批发业）、典质业、运输业以及米行、灰窑、南货店、药店、木行、布店等等。许多商号将当地出产如夏布、酒、绣品、蓑衣、草席等售出，又将村民、镇上人生产、生活所需品如肥皂、搪瓷盆、蜡烛、纸、火柴、毛巾、针线、桐油、农具等购来。

这么多商店，当然是常年营业，不靠逢五、逢十之类赶集，因此这些镇，可以叫作小城镇。《千灯镇志》第八编（商业）中详细记载了这个镇民国期间曾经出现过的店铺。民国时期，该镇先后开过商店282家，其中95%的商店设